

Name: 黃創夏

Country: ROC

Organization: News 2.0 工作室

Solution: 媒體野武士

與癌共存 6 周年之二：生命只剩號碼牌

經過了六年，想到那段從病房推到手術房的短短路程，仍心有餘悸。

住進病房快兩天了，終於被通知要禁食、禁水。十幾個小時的又饑又渴等待，在護士大人指揮下，我進到洗手間，脫光全身衣物（包含內衣褲），全身只批上一件醫院的手術衣，走出洗手間，躺到手術床上，父親把我的眼鏡拿起來。全身上下，再也沒有任何一件原本屬於我的東西。

惟一能識別我的，就只剩下綁在左手腕上的一小條藍色的號碼牌。

推手術床的是兩位外籍看護，她們講些什麼？根本聽不懂。我最驚駭的是，一千度近視的我，沒了眼鏡，看不清我走在哪條路上？模模糊糊的走廊，光影搖晃的燈光，怎麼會這麼長、這麼遠，似乎總走不到盡頭。

依稀記得盡頭是扇厚重的大鐵門，平躺在手術床上的我，迷矇遠眺那鐵門，越來越高、越來越大，彷彿有千丈寬、萬丈高。

突然，我心中響起了「生死門」這詞。「生死門」開啟的聲音，特別的刺耳，嘎吱嘎吱的聲音，在耳中有如響雷，原本把開刀不當回事的心情，亂了，「進去了，出得來嗎？」我六神無主。

「生死門」後的道路，特別的昏暗，黑濛濛的，外籍看護的腳步聲，一步一步像是在催逼我的

生命，她們手腕上的手表，滴答、滴答……聲聲刺耳，朦朧眼光中，我突然想到了牛頭、馬面。而我，只能無助地躺著。

突然問自己：我是誰？要是手術出事，全身上下，只有一個連我自己都背不起來的藍色號碼牌，「黃創夏是誰呢？」有什麼東西幫醫師辨視出這具軀殼是「黃創夏」？當沒有了名字，我的生命又算是什麼？有什麼能被辨視與記憶的？

生命沒有了「名字」，竟只剩下一張「號碼牌」！

從小到大被教育要立志「揚名立萬」、彰顯「名聲」，還有什麼意義？名字，竟然會和生命畫上等號？不可思議！

我驚慌不已，這條路更顯得黑暗，竟真的有走向輪迴之路的錯覺。

驀地，又一扇鐵門打開，眼前一片光亮，穿著白袍的麻醉師微笑像是天使，我慶幸著，顯然我還算有「積功德」，該是到了天堂，不是進到地獄中。

「天使」微笑著要我深呼吸，在我臉上套上一個龐大的氣罩，我就再也沒有知覺了。

再有知覺的時候，我很想吐，但我動不了，想舉手，無法使喚手腳，想發聲，無法出聲，只能偏著頭，讓胃水從我嘴邊流啊流！

我在哪？我還活著嗎？腦袋昏沉到胡說八道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才聽到一聲尖叫，喊著一個奇怪的號碼數字，「怎麼會提前這麼早，就醒過來了呢？他的家人呢！趕快去找！」我想發聲，告訴她們我不要緊，還是動彈不得，發不出聲音，眼睛張也張不開……

只記得胃水不停的在嘴邊流出，很迷惑，怎麼會在這裡、發生了什麼事？我記不起來自己是誰，想不出來為什麼這麼孤單的躺在這裡？

耳邊的聲音依然響亮，但還是只聽到那個陌生的號碼數字，我也想不起來我是誰？

昏昏沉沉又不知過了多久，一個沉重、蹣跚的腳步聲走到我的身旁，帶著蒼老的嗓音，一隻充滿老繭的手，輕拍著我的面頰：「創夏、創夏……」

是賦予我生命與名字的父親，還是他，再度賦予我一個名字，和生命。

我想和父親講，我沒事。但口還是張不開，眼睛也打不開，只能讓眼淚流啊流……

這是我從國中以後，二十多年以來，第一次，又再度在父親面前流下了眼淚。

《與癌共存》

SOURCE:<http://blog.udn.com/karl6406/1737473>